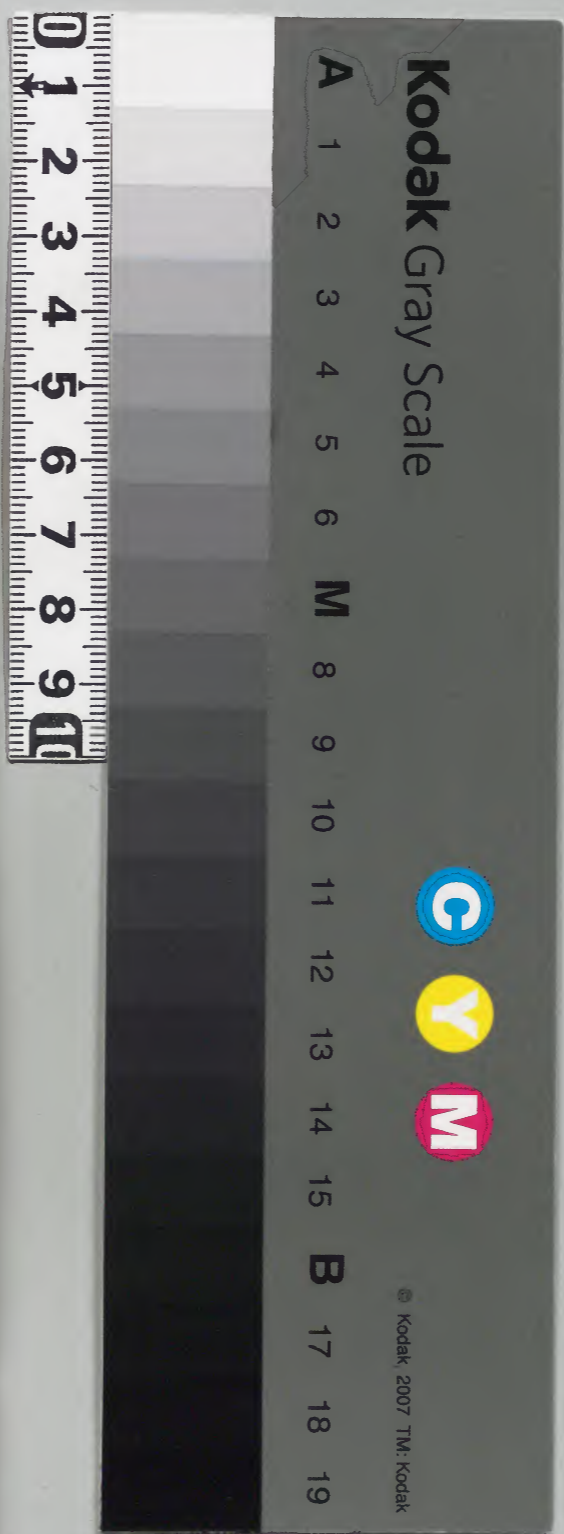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八十七下之
九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41)
函號	列 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楊雄傳下第五十七下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漢書文庫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襄斜東至弘農南岐漢中

師古曰襄斜南山二谷名也漢中今梁州

也料音 弋奢反

張羅罔罟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獾狐菟麋鹿

師古曰狄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獲亦獼猴類也 長臂善搏獲身長金色狄音弋授反獲音獲 載以檻

車輸長楊射熊館

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 蓋匡縣其中有射熊館

以罔為周法

康熙二十五年重摹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

楊雄傳

一

李奇曰陸遜禽獸圍陳也師古曰陸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

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

墨為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

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褭斜秣畿薛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豎師古曰豎薛即所謂峩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畿薛音畿蓄又音才

五萬反又音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帥平日曰莽

軍辟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辟足楚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令胡人獲取之辟音才

反也自為牝牡者也搯熊罷柁豪豬師古曰搯捉持之也豪豬一名帶獠音危柁音危

音木雍槍纍以為儲胥蘇林曰木擁柁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也服虔曰儲胥猶言

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

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音千羊反纍音力

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

餘其塵至矣師古曰塵古勤字而功不圖師古曰圖謀也言百姓甚勤勞矣而不見

謀贍恤之事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

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薦宗廟者言為脯羞以充實豆薦宗廟豈為民乎

哉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今樂遠出

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師古曰罷讀曰疲本非人主之急

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

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茲邪邪猶云何為如此也吁音于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

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
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指也切要也客曰唯唯主人

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豨鑿齒皆為民害窳窳類羶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尺

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窳音於黠反窳音愈

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

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劔而叱

之所麾城櫜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櫜音車櫛之櫛一日師古曰櫜舉手擬之也

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當此之勤頭蓬不暇

疏飢不及餐鞮整生蟣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整即兜鍪也鞮音重

不美養整音車幾音居豈豈反

以為萬姓請命虜皇天迺展民之所誦振

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

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

革鞜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鞜革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

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

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

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

相亂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

整其旅迺命驃衛師古曰驃驃騎霍去病衛衛青也汾沅沸渭雲合電

發

師古曰汾法
沸涓奮擊兒

發騰波流機駭

師古曰疾疾風也
騰舉也

駭

過也如機之駭如蠶之
過言其疾也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

破穹廬

應劭曰輶輻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
輶帳也輶音扶云反輶音於云反

腦沙幕箭

余吾

師古曰腦塗沙幕地髓入余吾
水言其大破死亡髓古髓字

遂獵乎王廷

孟康曰

奴王

毆橐它燒燔蠶張晏曰燔蠶乾酪也以為酪母燒
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燔音

覓蠶音黎又

分梨單于磔裂屬國

師古曰梨與務同謂
剥析也磔音力私反

夷阮谷拔鹵莽刊山石

師古曰鹵莽淺草之地也
阮音口衡反莽音莫戶反

蹂屍

輿廝係累老弱

師古曰言已死則蹂踐其屍破蕩者則
輿之而行也廝破折也音斯累音力追

充鋌癡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充括也孟
康曰癡耆馬脊創

癡處也蘇林曰以耆字為耆字著音憤之著鏃著其頭
也師古曰鋌鐵矜小矛也淫夷過傷也據如孟氏之說

則箭括及鋌所中皆有創癡於老而被金鏃過傷者復
衆也如蘇氏以耆字為耆字依其所釋則括及鋌所傷
皆有癡又著金鏃於頭上而過傷者亦多矣用字既別
分句不同據今書本多作者字宜從孟說鋌音蟬又音
延著音竹略反

皆稽顙樹頷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
項下向則領樹

矣尚不敢惕息

師古曰惕息懼而小
息也息出入氣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

先加

師古曰幽都
北方謂匈奴

回戈邪指南越相夷

靡節西征羌獫東馳

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
古

也疏亦遠

也鄰邑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躋足抗手

請獻厥珍

師古曰躋
舉也音矯使海內澹然

災金革之患

師古曰澹安也永亡邊城之

災金革之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災金革之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災金革之患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

靡師古曰靡合韻音武義反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

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為事罔隆

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師古曰肆放也

不放心於險而常思念也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師古曰振師

五祚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師古曰校計量也票禽輕疾之禽也

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西厭十六國烏弋最在其西

月蝟東震日域服虔曰蝟音窟穴之窟月蝟月所生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厭音一涉

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取國家之大務淫

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旃從者

仿佛翫屬而還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軌未止也日未靡旃不移景

也仿佛讀曰髣髴翫古委字也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

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師古曰唐虞與娛同使農不輟耰工

不下機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師古曰已出解於上也

愷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

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唯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而盛怒也師古曰碣音轄

日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轄拈隔鳴球

掉八列之舞師古曰拈隔擊者也鳴球玉磬也掉搖也搖身而舞也

酌允鑠肴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

為肴也師古曰小雅車攻人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之詩曰於鑠王

故引之聽廟中之雍雍帝人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曰雍雍

在宮肅肅在廟小雅象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

神之所勞也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體弟君子神所

之勞師古曰大雅旱麓之詩曰體弟君子神所到反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

稂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欲獲

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自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

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

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

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傳董賢

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師古曰離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譎雄以玄

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古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其辭曰客謂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綱紀也

不生則已生則上益身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脩

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

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

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口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

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又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師古曰

疏分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倫師古曰纖微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

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揚子

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

也師古曰跌足失音也日九誅殺者往者周罔解結羣鹿

爭逸師古曰謂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二謂

燕秦韓趙魏中山也六上七者齊四分五剖並為戰國音

則交五而裂如曰字十六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

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心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故

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應劭曰自盛以橐謂范曄

以頡亢而取世資應劭曰頡齊人也著書所言皆大事

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今大漢

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

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陶駘馬出北海上今此

以為名今書本陶字有作振者流俗所改東南一尉康

部師古曰言有罪者則係於微墨尤惡者則斬以缺質也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師古曰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孟康

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三年服不

得選舉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楮柱倚音於

綺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

前漢書卷八十二 列傳 七

也方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縱垂纓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縱髮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

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

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雁鳥字或作鳥島

海中山也其義兩通乘音食證反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

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師古曰摺古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

笑唐舉師古曰噤吟領頭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日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噤音鉅錦

反吟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

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

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

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傳

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

嬴嬴無所戒更還嬴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應劭曰或立談間而封侯服虔曰薛公也或枉千乘於陋巷應

孔丘也曰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

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傲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彼傲爵祿者吾或擁帚彗而先驅應劭曰鄒

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奮其筆師古曰信室隙蹈瑕而無所誦也李奇曰君臣

環隙垂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也師古曰空空塞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

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師古曰辟罪法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

投迹師古曰宛屈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虐今師古曰鄉

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

謂上之也日抗舉也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

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火也隆隆雷聲也人

言極盛者亦滅亡也聲地藏火熱則為虛無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

也福謙攫挈者亡默默者存師古曰攫挈妄有搏執位極

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

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迺以鴟梟而笑鳳

皇執蠃蜒而嘲龜龍師古曰蠃蜒蜥蜴也不亦病乎子

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史跗扁師古

醫也日二人皆古之良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

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

免於微索師古曰微繩也翁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

激印萬乘之主如淳曰印怒也言秦安得王獨

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界閒其兄弟使

事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

流沫師古曰領曲頤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

背而奪其位張晏曰蔡澤說范雎以功成身退禍福之機適值雖有閒於王因薦以自代師古曰

搯謂急持之咽頸也炕絕也咽音一千反炕音抗時也師古曰天下已定金革

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

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師古曰中其適五帝垂典三王傳禮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遂

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

制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詩矣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

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

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

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隕

師古曰砥音氏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唯其人之

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非唯其人贍知乃會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獻璧於此臺師古

如詭取其壁使人間以歸趙也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日榮謂草木之

英采取以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對策金馬門驃騎發迹於

祁連師古曰霍去病也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

細君師古曰割損也言以肉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

言極麗靡之辭閱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

廣大之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

覽之者但得浮華而無益於諷諫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

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

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髡非法度所

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

天師古曰潭深也渾天參差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析而

甲乙極於八十一旁則三莫九裾晉灼曰裾今據字極

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

名之觀玄有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

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

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

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撻之以三策蘇林曰三二而

音食列反開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晉灼曰緝雜也師指之

以人事師古曰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

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漙而

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漙音緩師古曰曼漙不故有

剛鬼猶言深鴻也曼音莫師古曰曼漙不

首衝錯測攤瑩數文視圖告十一篇音灼曰攤音離服

曰攤音離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

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剥而離散之玄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

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

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

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今吾

子迺抗辭幽說閱意眇指師古曰眇獨馳騁於有亡之

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蕩薄也歷覽者茲年矣

而殊不寤師古曰茲益也茲年言豈費精神於此而煩

學者於彼師古曰豈讀曰但譬畫者畫於無形茲者放於無聲

殆不可乎師古曰放依也揚子曰俞師古曰俞然也若夫闕言崇議幽

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

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

也普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貞實美彼豈好爲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虛天必

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

能撒膠葛騰九閔師古曰撒揭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撒音載揭音居

足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

不嘒嘒則不能溇滂雲而散歎烝師古曰嘒嘒高兒也溇滂盛也滂雲氣息

歎烝氣上出也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音勃滂音一孔反歎音許昭反

行書卷之六 列傳 上

師古曰 絳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 圖 而重之 孔

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

緝熙蓋胥靡為宰李奇曰 造化之神宰 割萬物也 張晏曰 胥相也 靡無也 言相師以無為 宰

宰者 寂寞為尸李奇曰 道化 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師古曰 淡 謂無至味也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 叫 遠聲 是 音徒濫反

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眇 讀 形之美者不可

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 棍 亦同 辭之行者不可齊於庸

人之聽師古曰 傍 廣也 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 徽 琴徽也 所以表發 撫抑之處 也 追趨 逐者 隨所趨 嚮 愛嗜 而追逐之

也趨讀曰嗜 試為之施成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

莫有和也師古曰 掄 引 也和應也 是故鐘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

不肯與眾鼓優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古曰 斲 古曰

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有小飛

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故敢

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獲枚拭也故謂塗者

為獲人獲音乃高反又音迺回反今書本獲字有作

者流俗改之師曠之調鍾竦知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 音平公

鐘工者以為調矣師曠曰臣竊聽之知其不調也至於

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之鍾為後世之

有知 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 幾 讀曰冀 老聃有

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老子德經云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此非其操與雄

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師古曰 舛 相背 大氏詆訾聖人即為怪

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詆訾變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

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撓亂雖小時政也些音音紫迂音于撓音火高反其字從手也

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

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

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謬以為十三經象

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目

天降生民倥侗顛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顛與專同恣于

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謬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旦也迄至也孔子後

教垂法皆帝王之道然後誕章牟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漢未虛誕益章牟離

七十弟子所譏吾子第二

謀微妙之言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譏修身第三

芒芒大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

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譏問道第四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師古曰忽讀與忽同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譏

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

譏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幽弘橫廣絕于邇言

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譔寡見第七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

也 譔五百第八鄧展曰五百歲聖人一出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

在於哲民情師古曰哲知也 譔先知第九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

音初 壹槩諸聖師古曰以聖人大道槩平 譔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

卑之條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譔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於終而

不失 齋迪檢押師古曰齋動也道也由也檢押 旁闕

聖則譔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

驩心譔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師古曰自法言曰之前 初雄年四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

召以為門下吏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

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

平閒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

世不徒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

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父次轉爲大夫恬於執利迺
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
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
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
州之箴也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
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
習習之師古曰習與
忽同謂輕也唯劉歆及范逵敬焉而桓譚以爲
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
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
師古曰棻
亦分字也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

師古曰不
類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

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師古曰使
人密問之迺劉棻嘗從

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
文之異也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
符命之事也有詔

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師古曰以雄解謝之言譏之也今流俗本云惟
寂寞實自投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妄增之雄以病

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者酒師古曰者
讀曰嗜人希至其門時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虔
曰芭

音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

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
無奈之何吾恐

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甕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

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

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

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

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詭違也聖人

謂周公孔子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

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

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無自無亂嗣也

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歌不顯然篇

籍具存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終

前漢書卷八十七下終

前漢書卷八十八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公顏師古注

古之儒者博學虛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學者

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

前漢書卷八十八

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應答

而申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危陳好七十餘君師古曰適好音干

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通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

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

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

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師古曰繩謂治正之

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師古曰繩謂編所以聯次簡也傳謂

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傳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

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

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

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

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尊夫子

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鄧展曰威宣齊二王及至秦始皇

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

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

死

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

陳涉起匹夫毆

適戍以立號

師古曰毆與驅同適讀曰適

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

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

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

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

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脩其經學講習大射鄉

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

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師古曰言亦未皇岸序之事也

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又時頗登用然孝文本

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

則轅固生

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燕則韓太傅

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

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

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

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

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師古曰詳

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以為

天下先師古曰舉遺謂經典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

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師古曰厲勸勉之也一日厲謹與

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師古曰臧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

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師古曰教效也其勸善也顯

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

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

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

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

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師古曰聞謂

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二千石謹察可者

常與計偕師古曰隨上計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

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

郎中太常籍奏師古曰為節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

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

師古曰謂列其能通藝業而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師

其任者奏請補用之也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

日下謂明天人分際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訓辭深厚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亦更淺聞

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

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

內史大行卒史師古曰左右內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

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師古曰內地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

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

蘇林曰屬亦曹史皆縣令文書解言屬某甲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

者示以升擢之請著功令師古曰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

它如律令師古曰此外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並如舊律令

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

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

復師古曰獨其益賦也復音方日反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

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

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

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

勿以為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

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

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瞿音衛以授魯橋庇子庸

師古曰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師古曰馯

它皆類此庇音必寐反

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

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

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師古曰高

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授東

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

師古曰田生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也四人皆著易傳也子中王同字也中讀曰仲同授淄

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大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

陽相師古曰姓即墨名成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

胡師古曰莒人姓衡名胡也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

本之田何

下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

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師古曰告

令罷去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寬

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

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二萬言訓故舉大

誼而已師古曰故謂經之旨趣也它皆類此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師古曰碭者梁郡之縣也音唐又音若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

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

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

丘賀

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

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

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賀不能及詔拜讎為博

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

石渠閣在未央殿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

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

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

字少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

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

矣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

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

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

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師古曰用同門

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曰

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

賓好小數書後為易節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

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荖茲也師古曰易明夷卦彖曰內

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殷父

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妄為說耳茲後賓持論巧慧易家

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心不服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師古

亦名也師古曰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師古曰

名署者供師古曰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師古曰

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師古曰

皆為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師古曰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

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

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

耐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歐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

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

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在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

郎間師古曰郎著皂衣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

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

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
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為黃門
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
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才入
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
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
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成長賓
張為博士至揚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
真定大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
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

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

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
肯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
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
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
東姚平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皆為郎博士繇是易有
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

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璜又傳古文尚

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于康及蘭陵毋將未康以明易為郎未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未能

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

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師古曰

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難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

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

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授業孔

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
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
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
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字子陽高孫地餘
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卽
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
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
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
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
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專歐陽古同為博士論石渠後至
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邱深翁生當至丞相自有
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且也歐陽有平陳之學翁
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
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
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
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蘭卿師古曰蘭音姦蘭卿者兒寬
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官有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
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
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
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
愍之廼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
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
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
商善為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
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
事齊快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王莽

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更為許氏學
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
衆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膚事小夏侯建為博士

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

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

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師古曰言小夏

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萬言也為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

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

雋材以博士受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未上疏曰

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

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曰

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犬木斯拔

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

傳與古文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諡著為後法師古

尚書不同叔文子衛大夫公孫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君曰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

子貞惠文子事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

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

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語云文

子游名儼然總五經之恥論立師傅之顯位師古曰儼

與儼同諡曰人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

言陳聖王之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

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

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

公國官及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宜加葬禮賜

之令諡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功上弔贈寬中甚厚由

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

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

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
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
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士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曰少
字也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
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
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
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處

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
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分析故與中書之文不同

也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
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後樊並謀反

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

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

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郢

即郢也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師古曰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古曰胥靡

解其在楚
元王傳也

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

賓客

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
宅賓客來者又謝遣之不與相見也

獨王命召之

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

訓故以教亡傳

師古曰口說其指
不為解說之傳

疑者則闕弗傳蘭陵

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

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絳亦

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絳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

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

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

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

相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

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絳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

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絳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

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

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

史

李奇曰姓闕
門名慶忌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

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

公李奇曰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

生晉灼曰大江公即叔丘江公也又治禮至丞相傳于玄

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

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

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

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

為王及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

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

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先

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

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說

任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握衣

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直

知之意也如淳曰齊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

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式徵來衣

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克禮官既至止舍

俗以不知為丘也

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

江公世為魯詩宗師古曰為魯詩者所宗師也至江公著孝經說心

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淳曰其學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虞

日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去欲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

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穎曰庸用也主人禮未畢且

無用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

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

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云何曲狗妄改之也式耻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

失據而倒也墜古地字邊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

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

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

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

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

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

傳

韓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

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廼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

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

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師古曰

也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

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

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

必如黃生言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

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患殺人幸得無遂罷竇太后好

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喜耳師古曰家人太后怒

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迺使固人

圜擊箠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師古曰

給與也利兵下固刺箠正中其心箠應手而倒太后默

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

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特固

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支且而事固師古曰言固曰

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

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

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

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

旌君潁川蒲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

前漢書卷六十八 列傳

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蒲昌
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

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

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

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

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本

傳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

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

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

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

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

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克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

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放敖授九江陳俠爲

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蘇林曰漢

舊儀有二郎為此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

之師古曰頌讀與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

容同下皆類此至孫延襄師古曰延及襄二人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

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

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桓

生及單次凡三人單音善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

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專蕭奮以授后倉魯問丘卿舍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服虔曰仕曲臺校書者說因以為名師古曰曲臺殿在未央宮

授沛聞人通漢子古如淳曰聞人姓也梁戴德延君戴

聖次君沛慶普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

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

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

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

邪徐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

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字也仁為大鴻臚家世傳

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

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
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
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
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孟爲符
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孟
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特所見孟
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
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先帝博士至河南夏
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

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脩小禮曲意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師古曰中

讀曰仲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
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師古曰逢見賊而拜也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
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冷豐次
君師古曰冷音零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

有冷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疏

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

亦管字也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溪惠師古曰姓惠授

泰山冥都師古曰冥音莫零反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

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太司農自有傳豐

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

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

文江公喞於口師古曰喞古訥字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

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

韓合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

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浸

漸也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

秋高才捷敏與公羊大師睦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等窮屈也

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

姓子孫師古曰姓丁名姓字子孫皆從廣受春秋又事皓星公為學

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

長信少府夏候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

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與穀梁時千秋為郎

召見與公羊家竝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

上愍其學且絕廼以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渾蓋

寬饒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

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

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周慶丁

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之屬官也本名居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

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五經名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

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

音晚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

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

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謂當時詔遣監議者也內謂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

使者因並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

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

人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為

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

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

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琅邪之縣也其音基以射策乙科為

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
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
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如淳曰卿
成太后親
也內卿光祿
勳治宮中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
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
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
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
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肅
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

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
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
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
長子師古曰非成
帝師張禹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
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
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師古
曰禹
先授
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
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
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

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時少能

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

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

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師古曰鄉讀曰嚮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

及至孝宣繇及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難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

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

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

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召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

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師古

日廩廩言其風采也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

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師古

辟讀曰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

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師古曰少

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數歲

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師古曰郡用次察舉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

之官舍也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師古曰下縣四郊為

除更繇師古曰不令從役也更音工衡反繇讀曰徭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

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

事非正廷也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傳教令出入閨閣師古曰閨閣內中小門也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

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

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

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

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師古

翁學堂于今猶在益州城內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

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

音郎到反來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

音郎代反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

殺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

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

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桀役使徙雲陵師古曰

為豪桀而役霸少學律令喜為吏師古曰喜謂愛武帝

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師古曰因入錢坐同

產有罪劾免師古曰同產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他郡人而馮翊以

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師古曰輕其為使領郡錢穀計

師古曰計謂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師古曰

出入之數也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

心思捷疾也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

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

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

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
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
宣帝即位師古曰此庭中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
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此庭中守丞
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知長
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
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險冬師古曰
同積三歲廼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大夫令左馮翊
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
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

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

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

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師古曰不令太守霸為選擇良

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

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以贍鰥寡貧

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

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

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然霸精力能推

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問它陰伏以相

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師古

戒也屬審吏出不敢舍郵亭師古曰食於道旁烏攫其

肉持之攫音攫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

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

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釐不敢

有所隱鯨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

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

其識事聰明如此師古曰識記也音式二反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

用何術也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口少霸力行教化

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師古曰不以易代及損傷之也長吏許丞老

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

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

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

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棄匿簿書以盜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

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

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

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

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

滿為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

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

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

稱揚曰穎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師古曰鄉讀

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

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

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穎川孝弟有行義

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

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丙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

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

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鸚

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鸚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鸚音芬字本作鸚此通用耳

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

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

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

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

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

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鸚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

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鸚雀者問之皆陽不知

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圖謀也

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啟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

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啟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

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為淳以水澆之則散也並行

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解假令京

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

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

師非細事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

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

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

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

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求也音干以正明好惡天子

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

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大尉天

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

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

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寃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

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相事自在朕也侍中樂陵侯高

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知其材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

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得免罪自是

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

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

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適事宜也霸子思侯賞嗣為關

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

廼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

師古曰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與善相人者共載出師古曰見一婦人

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

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

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

苛以愛利為行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

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

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為人淳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

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賦

於繩墨

師古曰直讀曰值

匈臆約結固亡奇也

師古曰雖有亦

安所施

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效也

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師古曰司農主百穀故云周稷之業

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何則有

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

蘇林曰魏無知也韋昭曰

無知字也師古曰備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韋士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汲黯爲汲直汲黯豈字直乎

且次下句云賴蕭公而後信亦非何之字也

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

師古曰信

謂君上所信任也

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

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師古曰言能自達也

邑感敬言貢

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

共九族鄉黨

師古曰共讀曰快

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

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

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師古

日離

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

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

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

及死其子葬之桐

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止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

亡已

師古曰蹇蹇不阿順意也易曰王臣蹇蹇

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

郎中令善媿人

師古曰媿古愧字媿辱也

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

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

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

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

師古曰開讀曰閉辟音闕

遂曰大王

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

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候於桀紂也

師古曰候比也得以為堯

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

用得之邪言故至亡

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

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

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

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父之宮中數有

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

傳會昭帝崩于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

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

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新居喪服

日與近臣飲食

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諄道

乖也古布內反

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

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

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

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為城旦
宣帝即位又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師古曰左

相次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

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

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

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

需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

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

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

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

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師古

曰鉤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

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

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立弩而時鉤鉏盜賊於是悉平

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選用良吏

尉安收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

畦韭師古曰每一口家二母彘五雞師古曰每一家民

有帶持刀劔者使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

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讀秋冬課收斂益畜

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菱芡也芡

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者酒亡

節度不可使師古曰者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

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生

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

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

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

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

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襄顯遂云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共音居用反為宗

廟取牲官職親卜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師古曰以壽終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召以明經甲科

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

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

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

何遜書卷之六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時

皆在野次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

闕凡數十處師古曰闕所以壅水音一曷反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

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

日言用之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

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師古曰視讀曰示其化大

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培盜賊獄訟

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

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

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

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希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

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

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音人庶反廡音舞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然字蘊火蓄火也蘊音於云反信臣

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

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素所費者今皆省也信臣年

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

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

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前漢書卷八十九終

前漢書卷九十

酷吏傳第六十

漢 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在 諱 太 休 行 秘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誦 古 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為德下德務於修建更以喪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也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用嘗密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九十

酷吏傳

矣師古曰謂秦時然姦軌愈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

於吏至乎喪敗不可振救也師古曰言迫急也本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

涕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

快乎師古曰媮言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沉滯而不舉也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

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大道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師古曰

斷珣而為楮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

同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其跡也而吏治茱萸不至於

姦師古曰茱萸純壹之貌也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

不在於師古曰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

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資材也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

卒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倫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

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師古曰賈姬即賈夫

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

下所少寧姬等邪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疑

亦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都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應劭曰矚音禹矚眼之矚師古

曰音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為濟南守至則誅

關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

畏都如太府師古曰言猶如統屬之也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

常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

侯至貴居也師古曰居怠傲讀與倨同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

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

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擊之甚臨江王徵詣中尉府

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尸反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

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焉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

人間于臨江王師古曰人間隙而私與也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也中音竹仲反次下

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為鴈門太守師古曰就家拜

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至闕陳謝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

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匈奴患之乃中都師古曰以木為人象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

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必陵

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淫師古曰束淫言其急之甚也淫物則

易東據音干高反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郵都為守始

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

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與結驩又之都死

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邑之中也上召成為中

尉其治效郵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人皆惴恐武帝

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

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為不復收如淳曰以彼重刑將不復

見收用也師古曰刑極者言殘毀之重也迺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師古曰

鉗鉞而亡去也傳所以出關之符也音張戀反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迺貫賁被田千餘頃師古曰貫賁取

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

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為周陽侯故因氏

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以宗家任為郎事文帝景帝時由

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

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所居郡

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太守奪

之治汲黯為校師古曰校意堅也音章政反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

傷害人也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

中所馮者也言此二人皆下讓由故同車之時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竟後由為河東

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勝屠公當

抵罪議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

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繁人也師古曰繁讀曰郇扶風縣也音胎以佐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

師諸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

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然文深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

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中大夫

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

禹為人廉褻師古曰褻亦傲也讀與侶同為史以來舍無食客公卿

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

告報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

罪師古曰不見知者無所搜求也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

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禹以老徙為

燕相數歲諄亂有罪免歸師古曰諄惑也言其心意昏惑也詩音布內反後十

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

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師古曰武帝母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

中郎孟康曰始音維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

籍服虔曰敢行暴虐之政師古曰少温籍言無所舍容也温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縣無逋事

師古曰逋也負也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

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脩成子中師古曰修成君三太后所生金氏女也

者其子名也讀曰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

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

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

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

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李奇曰號曰寧見乳

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喻也直讀曰值一曰直當

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

陽及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

甯氏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

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

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二縣名也遷為廷尉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

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者亦

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

徒私解脫枉桎鉗捕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賂餽者二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

也謂窮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師古曰奏請郡中不寒

而栗猾民佐吏為治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

自效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務以

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後會更五

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廼以縱為右內史王溫

舒為中尉溫舒至惡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陵之敗

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晉灼

趣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

矣師古曰閻奉以嚴惡之故而縱廉其治效郵都上臺

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

不行此道乎銜之師古曰銜會也苞至冬楊可方受告

緝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

治以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緝沒入其

王溫舒陽陵人也少時推埋為姦師古曰推殺已而試

縣亭長師古曰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

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

豪敢性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皆

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縱放快其意所欲

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

罪也法謂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擊也以故

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

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

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

私馬於道上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

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臧師古曰以臧致罪者既沒入之又奏行不過二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

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

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其好

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

放河內師古曰放依也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

猜疑作既害河內則揚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

皆猜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憚及

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法抵罪溫

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宅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為餘

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

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

所以受授書也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

項解在趙廣漢傳

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士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

敝輕齊木強少文師古曰木質也言如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

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善吏在故不能治事也以故事多廢抵

罪師古曰以職事多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

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

欲燒其尸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

穀為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也以敢擊行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也稍遷至主

會都尉上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師古曰伐謂矜恃也以書勅

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非

有斬將騫旗之實也師古曰騫與搴同騫拔取之烏足以驕人哉前

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

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呂嘉其相也將軍

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

之故令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

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金垂

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

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即綬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師古曰內顧言思妻妾也

前漢書卷之九 列傳 九

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換謝田大夫曉大

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者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念其拒

講故不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佑之

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

居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

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音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頭

也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

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

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

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

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

屬車天子後車也音之欲反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

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

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闡內罪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

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覆反也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

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

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劫霍光擅廢立拜為平陵令坐殺不辜

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

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

前漢書卷九十終

前漢書卷九十一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卑隸抱關擊

櫪者

師古曰卑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者也擊櫪守夜擊木以警眾也櫪音吐洛

及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

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

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

師古曰衍謂地平行者也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范名然越

也計然曰知闕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

情可得見矣師古曰形顯見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

師古曰旱極則水水極則旱故於旱時而推此類而脩

備蓄舟水時預蓄車以待其貴收其利也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疆吳刷會稽之恥范蠡嘆

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

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師古曰音匹延反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

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為故曰

子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今定陶也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

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師古曰言豫居貨物與時而逐

利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

脩業而息之師古曰息生也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師古曰多

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鬻音弋六反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

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

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師古曰為禮然孔子賢顏

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意則屢中師古曰意讀曰億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視

前漢書卷之十一 貨殖 二

時變故人棄我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童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
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以有
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鹽音古邯鄲

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及眾斥賣師古曰避時之

多則出而賣之也師古曰避時之求奇繒物間獻戎王師古曰避時之

遺戎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

可計筭故以山秦始皇令贏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師古曰以其行潔故號曰清也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

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師古曰言資財眾多清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

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

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師古曰更音正

衡反繇讀曰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孟康曰五

古曰蹏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牛千蹏角以此為率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

古蹄字

則為尋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千足羊師古曰凡言千足澤中者二百五十頭也

千足菑水居千石魚波師古曰波讀曰波言有大波者一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

乃改其波字為皮又讀為披皆失之矣山居千章之萩孟康曰萩在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

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楸樹字也其下並同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師古曰

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棗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曰棗亦本

名濟水所溢作也即今所謂棗澤也陳夏千畝黍師古曰陳陳縣也夏夏縣也皆屬淮陽種黍樹

而取其汁夏音暇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城帶郭千畝鐘之田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鐘者凡千畝也若

千畝厄茜孟康曰茜草厄子可用染也師古曰茜音千是反千畦薑韭師古曰畦音薑

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

其易以得利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千釀釀以釀酒醯醬千瓠師古曰

日瓠長頸鬚也受千升瓠音胡雙反漿千僮孟康曰僮鬚也師古曰僮人僮之也一僮兩鬚僮音下濫

反屠牛羊菑千皮穀糴千鐘師古曰謂常糴取而居之薪橐千車缸

長千丈師古曰總積缸之丈數也木千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今兩個師古曰

个讀曰箇箇枚也輶車百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木

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孟康曰三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厄茜

千石孟康曰百一十斤為石素木素器也馬蹏噉千師古曰噉口也蹏與

也噉音江鈞反又音口鈞反牛千足羊菑千雙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童

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數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技者指千則人百

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

者曰采蒼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蒼布白疊也師古曰廣

其量耳非白疊也蒼者厚重黍千大斗師古曰大斗者

之貌而讀者妄為榻音非也粟麩鹽豉千合師古曰麩粟以斤石稱之輕

猶有大量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師古曰鮐魚

俗賣鹽豉者鹽豉各一斗則各為累而相隨焉此則合

也說者不曉迺讀為升合之合鮐魚千斤師古曰鮐魚

又改作台競為解說失之遠矣鮐魚千斤師古曰鮐魚

也飲而不食者鮐音胎又音浩鮐音齊又音才爾反鮐

而說者妄讀鮐為夷非惟失於訓物亦不知音矣鮐

鮐千鈞師古曰鮐魚也鮐音鮐鮐音鮐鮐音鮐鮐音鮐

說者乃讀鮐為鮐魚之鮐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康成

以為鮐於燭室乾之亦非也燭室乾之即鮐耳蓋今巴

荆人所呼鮐魚者是也音居偃反秦始皇載鮐亂果

則是鮐魚耳而燭室乾者本不臭也燭音蒲此反

粟千石者三之師古曰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師古

貂貴故計其數羔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

羊賤故稱其量也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

取果實也之家也師古曰儉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貪賈三之廉

駟者其首率也駟音子朗反儉音工外友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

妻推輦行師古曰步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

處茂萌師古曰縣名地理唯卓氏曰此地陘薄吾聞崤

山之下沃塋下有跋鴟至死不饑師古曰跋鴟謂牛也

無饑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半如蹲鴟也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

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籌算賈滇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滇蜀之聞也滇音丁賢反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之樂

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魑結民富將卓氏師古曰

南夷也言程鄭行賈求利於其人程卓既衰至成哀間

成都羅哀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師古

其自有數十萬且至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

苴師古曰其人彊力謂羅哀也訾次如苴自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親信厚資遺之

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其半賂遺曲陽定

陵侯師古曰謂王根亭于長也依其權力以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

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

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間公

子之名師古曰問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

若今言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織膏師古曰瘡讀為愈愈勝也織細也膏愛去

也言其於利雖不及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者也織與織同下云周人既織義亦類此家致數

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

父兄子弟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頗古俯字也俯仰必有所取拾無筆細好惡

也 賞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才閭獨愛貴之師古曰才姓開名也才音貂樂黠奴

人之所患唯才閭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

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膏

無才孟康曰才閭能畜豪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無將止為才氏作奴

乎無發聲助也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才閭既衰至成

哀間臨淄姓偉嘗五千萬師古曰姓姓名偉

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於

以久賈師古曰言雒陽之地居在諸國之中要衝之衝若大街衢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

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

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以為納言

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鄆咸陽孔僅等為官

也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皆其租秦之敗

也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害倉粟師古曰取倉粟而害藏之也害音工孝慶

楚漢相距榮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

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

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貴賤唯在良美也賈音

曰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然任公

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

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以

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以萬鍾計師古曰塞斥者言

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鍾計者

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鍾而計之者其饒多也

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貢子錢家

成敗未决莫肯予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師古曰貸其

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

雷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穡

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

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氏

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師古

君房賣丹樊少翁及王孫大卿賣豉亦樊嘉五千萬其

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傑交王莽以為京

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

富民兼業顯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

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過限從翁伯

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除侈質氏以酒削而

鼎食師古曰酒濯也削謂刀劍也謂人有刀劍削故

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美

禮反削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子

先召反椒薑粉之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燔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

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

孔齊之才間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人運其籌策

上爭主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亦謂專取之也皆陷不軌

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掩擊掩襲取人物者

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皆戲而賭取財物曲叔稽發雍樂成之

徒師古曰姓曲名叔姓稽名發猶復齒列師古曰身為

良善之人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一終

前漢書卷九十二 游侠傳第六十二

漢 蘭 臺 史 班 固撰

廣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

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疆師古曰在政者棄昔禮義專任威力也錄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師古曰謂孟嘗

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取狐白裘也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游

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陵無忌竊符

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

下搃擊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提持也學古手腕字也四豪即

魏信陵以下也搃音危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

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

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

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

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

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劇

賈之亂季路聞之故人赴難遇孟蠶石乞以戈擊之

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宋大夫也

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而至手劔而比之萬臂擊仇

牧碎首齒著于門闔言游俠之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錄

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而六國

五伯之臯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况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臯已不容於誅矣觀

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約之本也故言

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

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

重味乘不過輟牛

晉灼曰輟輟扼也輟牛小牛也師古曰輟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急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

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

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至為大將也傳音張繼反

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能為已天下騷動太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

淮之間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鬪氏陳周膺亦以豪聞

師古曰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母

辟陽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深

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潁川陝卽今陝州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

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性沉靜而勇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不快意所殺甚衆

以軀藉友報仇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臧命作姦剽攻師古曰不

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

則鑄錢發冢也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

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

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爲此名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

救也矜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著音直暑反

心本猶言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而少年慕其行亦

輒爲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執師古曰負恃也與人飲

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乃彊灌之故怨怒也

音于笑反彊音其兩反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

時人殺吾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

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賊窘自歸師古曰窘困也具

前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除去其

罪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師古曰多猶重

也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

屋猶今人言彼何臯乃陰請尉吏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為踐每至直更數過吏芾求師

曰直當也次當為恠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內

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

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閒為道地客

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曲解謂仇家吾

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去而聽解解柰何從它

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去不使人知曰旦毋庸待

我去令洛陽豪居閒廼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

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

之如淳曰事可為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然後廼

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令

多賊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及徙豪茂

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徒更

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恐不敢不徒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徒主曰解布

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解徒諸

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鬲之師古曰鬲塞其

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鬲同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

與不知聞聲爭交驩師古曰知謂先相知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上聞迺下吏捕解解

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

因出關師古曰出解於關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

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

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

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

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

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謂處

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

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郭公子西河高翁

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見音五奚反東陽

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

師古曰擬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謂也姓佗名羽字公子佗古他字盜跖而居民聞者

耳曷足道哉此廼鄉者朱家所蓋也師古曰讀日嚮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

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含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

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

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

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

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

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

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受其財物此為石

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耶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

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豈及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

名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仇怨

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

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宜學乎護是辭其父學經傳

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

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

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

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
筆扎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毋死送葬者致車二
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父之平阿侯舉
護方正師古曰王譚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
命護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
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
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
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
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市久住移時天

稭兩主簿謂西曹掾曰不肯彊諫反兩立閭巷商還或
曰主簿語商恨以它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
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
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
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
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
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丞烈以護爲之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群
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
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

客益衰至王莽篡位以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為此爵各效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

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

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者

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

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

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

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

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

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解在馬紀一說進勝也帝博

而勝故遂有所負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廼賜遂

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

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

云妻知負博之狀者以著舊恩之深也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

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遂

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

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

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

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且

出醉歸師古曰言每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師古曰

曹法冷而罰之也適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

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

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

重謂西曹此人犬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廼舉遵能治

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

不相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

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

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

遵者酒師古曰者每六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

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淫

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從後閣出去師

日以其前門關閉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

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

尺牘主皆臧去以為榮師古曰去請求不敢逾所到衣

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時列侯有與遵同姓

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

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

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

且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書數百封親疏各

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刺

州牧當之守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

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

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

車藩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譎遵起舞跳梁頓仆

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

食曰飲飲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涵肴師古曰湛讀

音於庶反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綬師古曰此綬謂印之組也惡不可

忍聞臣請皆免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又

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

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

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

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

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

子猶甌矣觀甌之居居芥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

纏微一旦夷礙為甕所輻師古曰纏微芥索也夷擊也

甕師古曰甕井以甕為甕者也輻擊也

言瓶忽懸墜不得下而為井甕所擊則破碎也甕音上

箱反甕音丁浪反編音雷諸家之說或以甕為甕或音甕又以甕為甕皆

失之甕音側救反師古曰甕甕以甕為甕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

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滑稽音難盡日盛酒人

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鳴夷也出入

兩宮經營公家錄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

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

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問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不藏於

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師古曰竦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

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

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曰不去因為賊所殺

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單于欲脅誑遵陳利

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

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

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歛

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

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錄

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

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二

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

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

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安陵陽陵茂陵

師古曰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

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聞門師古曰聞字與在所聞里

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

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離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

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

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

恭公孫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

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下堂

遂迷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嘗行戒屬孝婦曰幸有

姑愈謹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而不

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萬

斤復之終身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涉自

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偷約非

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行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

署曰南陽仟人不肯從謂之原氏行費用皆取富人長

者師古曰即音牛向反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

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

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止涉即往候叩

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掃除

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卧地不收涉

何心鄉此師古曰鄉讀日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

廼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今涉郵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為疏師古曰牘

本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

曰飯音扶晚反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映皆會師古曰映音徒結反

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廼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

賓客也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

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臯過數上聞王莽

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吏欲以避

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

后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欲獨與故人期會涉

單軍毆上茂陵師古曰毆與驅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

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走

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為之涉未謁也聞

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
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追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
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
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
廷門謝辜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
去師古曰令涉如
故著衣服也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
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
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命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
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
踰制辜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

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命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
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太伯母也諸
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
頭去師古曰殺游
公及其父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
匿其情也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
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死士可用莽適召見責以
辜惡赦賞師古曰賞
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
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
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

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甲

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

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

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

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

建內恨耻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

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徼要

送單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

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

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

捕漕中叔不能得師古曰指其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

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

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

游復以俠聞於世云

前漢書卷九十二

游俠傳第六十二

前漢書卷九十三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蘭臺令史班國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瀕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

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師

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駮師

帶師古曰以駮駮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駮駮即傳脂粉

化閱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

康熙二十五年

前漢書卷九十三

列傳

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姓北宮名伯子也孝武時士

人則韓嫣師古曰嫣音儼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

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

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稅侯金賞師古曰稅音丁護反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為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後過於常人且不能大厚也宣帝時侍

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

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勅

無所虧損為其小妻所毒薨國一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

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文帝嘗夢欲上

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師古曰衣

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臺謂寢室之

而居草帶之下處也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陰而視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

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

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師古曰

日每賜鉅萬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師古曰

如此者十數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

行不公顯也師古曰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

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貪於是賜通蜀巖道銅山得自鑄

師古曰巖道屬蜀郡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嘗

病癱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充上不禁從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

問疾上使太子齧癱師古曰齧音出太子齧癱而

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

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傲

外鑄錢師古曰微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微塞

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竟案盡沒入之通家

尚負責數鉅萬師古曰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

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長公主賜鄧通師古曰即館陶長吏輒隨

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師古

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不得名

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此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

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

上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師古曰言以故益尊貴

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共卧起江都

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趨通未行師古曰已

人訖而天子未出也先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

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師古曰辟去其從者

媯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古

日還爵封於天子也入宿衛比韓媯太后繇此街媯媯侍出入求

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賜媯死上為謝終

不能得媯遂死媯弟說亦愛幸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軍功封案

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師古曰雒字或作洛

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師古曰樂人也延年

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女弟得幸於

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

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

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

繇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

幸埒韓媯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第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

臣大氏外戚之家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

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

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

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帝不聽繇是

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

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

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

求索其辜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辜髡為城

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

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纍音力追

反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遠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遠請問言事上聞遠言顯顛權天子大怒罷遠歸即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遠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眾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為驗顯嘗使至諸

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百官群下所遺也訾讀與贊同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嘗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

嫺已師古曰嫺古訕字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

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其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

不如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

擁祐太子頗有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

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

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

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憊音問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

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

門都尉長安誼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師古曰

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郎未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

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后及帝帝嘉長義拜為

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

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長主

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

遣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師古曰罷讀曰疲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及

故處

師古曰陵置邑徙人以實之長

朕以長言下公卿

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爵關內侯

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

賂遺賞賜亦紫鉅萬

師古曰紫古紫字也其下亦同

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姊

嬖為龍頰思侯夫人

晉灼曰嬖音靡

寡居長與嬖私通因取為

小妻許后因嬖賂遺長欲求復為健仔長受許后金錢

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

嬖每入長定宮輒與嬖書戲侮許后嬖易無不言

師古曰嬖

藥汗也易輕也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又病數乞骸骨長

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

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嬖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

因言長見將軍又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

語署置

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

具言其臯過根怒

曰即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

趣白東宮

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侯欲代曲

陽侯對莽母上車

師古曰莽母於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

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

白之帝莽白上上廼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南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為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若立通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

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

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

也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

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

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

曰何古謀立左皇后臯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

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

夫郡守坐長免罪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

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臯莽復殺之徙

其家屬歸故郡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

張放放常與上卧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

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為人美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詩吏反哀帝望

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

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

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紫鉅萬貴震朝廷常與

上卧起嘗晝寢偏籍上衷師古曰籍謂身卧其上也衷古袖字上欲起賢

未覺不欲動賢迺斷衷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

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

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

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

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

名故云椒風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

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

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

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

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循天子之制度者也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

綈錦師古曰檻謂軒闌之板也綈厚繒也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

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

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

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

以黃金為鑊要以下玉為鑊又令將作為賢起家塋義陵

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外為徼

道周垣數里門闕采鳳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

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詛謂者后

之名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告東平

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
東平事寃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為亂國制度嘉竟坐
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
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
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
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寤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
遂冊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
伍宏以醫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
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
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

王后親師古曰初始也音許初反而宣除用丹為御屬吳與宏交通

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

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恭皇后謂丁后即哀帝母將軍

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師古曰恭謂禍難之未生者

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若上阿為宣吳師古曰以君上為非

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為群下所寃又親見言伍宏善

醫死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

有功於戲傷哉益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將為逆亂也

以季友鳩殺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

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母弟也叔牙亦桓公弟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殺季友使鍼季鳩之公羊傳

曰季子殺光何善爾詩不得避兄弟若臣之義也趙盾

晉大夫趙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由秦而適穿攻

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請賊非子而

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朕閱將軍陷於重

刑故以書飭師古曰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

比師古曰此令嘉有依得以用上有所致法將軍請獄

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陽噬膚者言自齧其肌

膚詔曰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其上票騎將軍印

綬罷歸就第遂以貴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

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大衆折衝綏遠匡

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為命以兵

為威可不慎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

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

大夫秩中二千石第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董氏親屬

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

來朝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

師古曰傳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

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為御史

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

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廼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廼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

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

曰家人猶庶人蓋咸自謂

閎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

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

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

師古曰在未央宮

賢父子親

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

師古曰言

酒在

體中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

廼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

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

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

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

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
太后曰新都侯葬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
事吾令葬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葬既至以
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
宮殿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葬使謁者
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
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
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
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詆視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詆驗也音祿

莽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如質性巧佞翼莽

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

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費以萬萬計因

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受賜

不拜辜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

以沙畫棺師古曰以朱砂塗之而又彫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師古曰以此物棺也棺音工喚反至尊

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

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

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突幾獲

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實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并賣董氏財是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餐羸詆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即舉反

因埋獄

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

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舉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

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

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間闕

修善謹勅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閔子補吏至

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

有男色焉觀籍閔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

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

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

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

一朝帝崩姦臣擅

命董賢縊死丁傳流放辜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貶皇太后

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傳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唐漢書卷九十三終

Vertical columns of faded text within a grid bord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